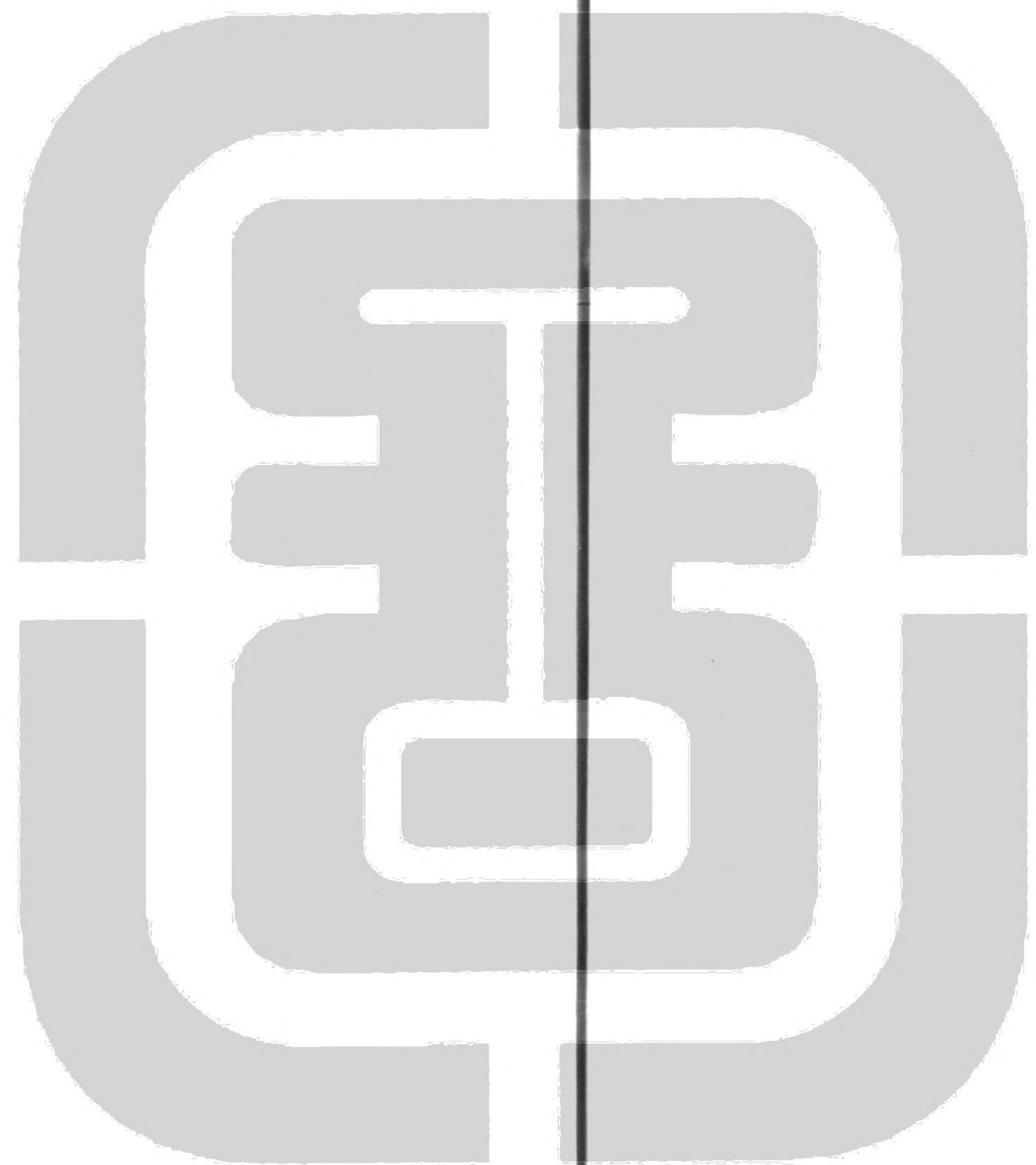


宋書



志第四

宋書十四

臣沈

約

新撰

禮一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
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
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
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
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
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

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況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剥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覲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顛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聖垂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

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駁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太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

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
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
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
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
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
爲正蓼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蓼玉
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
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鶡
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
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灾曰如
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
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
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
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以前
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
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

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
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
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
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
尚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
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
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
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
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

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
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
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
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
劉放中書侍郎刁幹博士秦靜趙怡中侯中詔
季岐以爲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
郎魏衡太子舍人黃缺以爲不宜改青龍五年
山荏縣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
天而王始據木德爲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

號開元箸統者既膺命曆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箸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揔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

緒既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
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豐豐之德
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
以建丑之月爲正考之羣藝厥義彰矣改青龍
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
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太赤之旗朝
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歲不同
至於郊祀迎氣禘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
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
正歲斗建爲節此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
同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
大造之基崇有魏惟新之命於戲王公群后百
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露
布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案服色尚黃據土行也
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
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
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
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

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群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日旦受朝貢群臣奉贄後五日乃太宴會作樂太尉屬

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脩舊則元首建寅於
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
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
事五內斷絕柰何柰何烈祖明帝以正日棄天
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未可以此
日朝群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
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
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
歲首

晉武帝太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堯舜禹不以
易胙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荅爲邦之
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益
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
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
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爲弘
奏可孫盛曰仍舊非也且晉爲金行服色尚赤
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及宋受禪亦如魏晉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

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
 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
 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
 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明帝不從
 乃詔曰先帝即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
 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易
 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宜為大和元年詔缺七字□□
 □□周之五禮其五為嘉嘉缺二字春秋左氏傳

曰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
 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
 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
 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
 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
 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
 侯許諾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賈服說皆以為人君禮十二而冠也古尚書說
 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

以壬午歲出居東以癸未歲反禮周公冠成王
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
成王冠弁以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
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
天子諸侯近十二遠十五必冠矣周禮雖有服
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
夏末造之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
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
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
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
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
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氏以來天子諸侯
頗采其議志曰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
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
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
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
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
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

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
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
之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
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
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詞曰令月吉日又以歲
之正以月之令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
月明無定月也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
晉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
晉禮亦有非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以來不復
在廟然晉武惠冠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
之儀也晉穆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
見也

晉惠帝之爲太子將冠也武帝臨軒使兼司徒
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勳屯騎校尉華廙贊冠
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夙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
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
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
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
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統侍中脫絳
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
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晉武
帝太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
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
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
十五冠不復加命元嘉十一年營道侯將冠詔
曰營道侯義綦可克日冠外詳舊施行何禛冠
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
者也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晉武
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后楊氏納
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禮納徵大昏用玄纁束帛
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
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

瑋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
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吉期迎各帛五
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章官爲具
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
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
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
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
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
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
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
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
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非禮也
王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
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
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
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
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

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
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苓徑自上
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鍊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
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
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陞者
不設毛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
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毛頭不設
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

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旂旂毛頭畢
罕並出即用故至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
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
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
有降不宜建五牛旂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
五旗則毛頭畢罕之器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
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唯當以供
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
停之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

王彪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

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六禮云宜依漢舊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恒猶識前事故王彪之多從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也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所定也詳推有典制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浴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

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
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
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
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
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冀土臣
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
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
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
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
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
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
侯暉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
臣汝汝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

行十五子也亦子不若

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

王敏入

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
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
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
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
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
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
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
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
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

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
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
侯暉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
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
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
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
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
從典禮今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
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

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
徵版文皇帝曰咨其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
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
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
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
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其官某姓謀于
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
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
使其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
奉典制次迎版文皇帝曰咨其官某姓歲吉月
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
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
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
百兩臣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
章肅奉典制其稽首承認詔皆如初荅孝武納王
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
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

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

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又詔今小會可停妓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况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旣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遺文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

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應用兩博士裴昭明議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以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且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士虞劼議案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參詵劼二議不異

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一以龡議爲允詔可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圭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臨軒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樂於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旄頭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陞端門內侍御史謁者各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陞車西中華門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之殿門南止車門宣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升殿夾御座尚書令以下應階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賓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辦皇帝

服袞冕之服升太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群臣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贊拜在位皆再拜大鴻臚稱臣一拜仰奏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手曰可行事謁者引護當使者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廂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官有其注舊時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門以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案明帝大脩禳禮故何晏禳祭據雞牲供穰粢之

脫桃字

事磔雞宜起於魏也桃卯本漢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諸郡縣此禮往往猶存上代聘享之禮雖頗見經傳然首尾不全叔孫通傳載通所制漢元會儀綱紀粗舉施於今又未周備也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二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雲朱幕張于前庭絙青帷

於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按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于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四國於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晉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今有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

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咸寧注先正一日守宮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太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及牛馬帷閣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座漏未盡七刻群司乘車與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陞部立其陞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

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
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治禮郎
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蕃王臣某等奉白
壁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
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座
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治禮郎
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子金紫將軍當大鴻臚
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
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

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君登禮引
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
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
訖讚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
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摯授
贊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
跪奏雅樂以次作樂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
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
皆再拜訖坐御入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

跪奏請群臣上御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
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尊酌壽尊跪
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
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
中曰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
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陞者傳
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
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
階大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

官酒大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大官令跪
請御飯到陛群臣皆起大官令持羹跪授司徒
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侍郎侍郎跪
侍御座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
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儻儻以
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伎乃召諸
郡計吏前授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
奏請罷退鐘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隨
事立位大體亦無異也宋有天下多仍舊儀所

損益可知矣

晉江左注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

魏制蕃王不得朝觀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
不得以爲常晉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
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
更始若臨時有解却在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
歲乃復不得從本數朝禮執璧如舊朝之制不
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
有授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
朝聘之制此禮遂廢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
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記知悼子
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
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
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
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
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

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
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
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
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
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
廢斯爵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
樽蓋杜舉之遺式也書爲虎宜是後代所加欲
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
夏正然朔猶常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
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
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或遣
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
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
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
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已地非禮所謂

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大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裡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傳郁太常丞陸澄竝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世祖崩前廢帝卽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爲樂游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白石邨東其地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著絳

紗褌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
夕牲公卿京兆尹衆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
牲入到榜稟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膾太祝
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
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
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
繭栗二頭群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
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
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江左
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先置者各
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袞平天冠升金
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
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羣臣皆再
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烏
升壇詣壘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
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
次詣太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
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

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
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
又引光祿升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
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
舉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盤治禮曰興博士
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當
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
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
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

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白
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
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猶終獻太常光祿勳也北
郊齋夕牲進孰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
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玉饌物詣壇置牲上
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糞二十人
俱時下土填埽欲半博士仰白事畢帝出自魏
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及晉初儀
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以後官

有其注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漢郊祀志帝郊秦時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爲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禮也白虎通

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義也尚書大傳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其敬拜迎日于郊吳時郎陳融奏東郊頌吳時亦行此禮也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爲大案此詔帝復爲親朝日也此後廢

殷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致齋之日御大極殿幄坐著絳紗褌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之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凡禘祫大祭則神士悉出廟堂爲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晉氏又有陰室四殤治禮引陰室以次奠爵于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謁者奠爵于饌前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也四時祭祀亦皆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晉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太康

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
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
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
左以來復止也晉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
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大
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
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
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
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
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歐殺陌使於南書寺於
是詔書曰議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
無不宜邕等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爲廢宮室
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寬可齋無疑甯非不知有
此議然不從也魏及晉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
則備矣官有其注

祠大社帝大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太祝令夕牲進孰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
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

事

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宗祠於國西北城亥地祠儀比泰社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蝕者皆箸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箸赤幘帶劔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劔立其戶前衛尉卿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魯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史請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天子不舉樂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又以赤絲爲繩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昔漢建安中將王會而太史上言正日當日蝕朝士疑會不共詣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

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
衆人咸喜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劭由
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
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爲大將
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荅曰合朔之時或
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
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
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
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
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
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
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
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䟽密而已
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
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
魏故事也晉元帝天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
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
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

日有變便伐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座于時有謂劭爲不得禮意苟文若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慎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夫子老聃行見星之防而劭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旣過猶退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祝聞天旨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垂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旣入見

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別此可謂失其義指劉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術繆錯

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至今

耕籍之禮尚矣漢文帝脩之及昭帝幼卽大位耕於鈎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魏三祖皆親耕籍晉武帝太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有司行事詔曰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

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主者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後其事便廢史注載多有闕止元哀二帝將脩耕籍賀循等所上注及襄憲爲胡中所定儀又未詳允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一夫輟耕饑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則人懷愁墊年或不稔而病之比室誠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氓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從時脉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主思遵令典便

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
甸庶幾誠素獎被斯民於是斟酌衆條造定圖
注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
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
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
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幕于耕壇之上
皇后帥六宮之人生穉穉之種付籍田令耕日
太祝以一大牢告祠先農悉如祠帝社之儀孟
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
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袞帶佩蒼玉
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
改服章車駕出衆事如郊廟之儀車駕至籍田
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
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
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
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
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魏氏雖天子耕籍
其蕃鎮諸侯並闕百畝之禮晉武帝末有司奏

古諸侯耕籍百畝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脩耕籍之義然未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則東郊非古也魏則北郊依周禮也晉則西郊宜是與籍田對其方也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按韋誕后蠶頌則于時漢注已亡更考撰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多采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千畝后夫人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教道未先蠶禮尚闕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古者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脩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使侍中袁粲草定其儀皇后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

在其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取民妻
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箸十二笄依
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馬女
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
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
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
筐鉤從蠶桑前一日蠶官生蠶著薄上桑日太
祝令以一大牢祠先蠶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
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
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
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
就位設饗賜絹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脩
此禮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鄴城南
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齊王正始中
劉馥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
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
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

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太康五年脩作明堂辟雝靈臺孫休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棄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舊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史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淳王化以隆風俗於是立學元帝爲晉王建武初驃騎將軍王導上疏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

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太康五年脩作明堂辟雝靈臺孫休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棄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舊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史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淳王化以隆風俗於是立學元帝爲晉王建武初驃騎將軍王導上疏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

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
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
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
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
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竝陳以俱濟者
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
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
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
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
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
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
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
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
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則其化不肅而
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脩禮之士以爲之師隆
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散騎常侍戴邈
又上表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
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爲先

國有明堂辟雝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遭无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霜朝主有盱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孑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壹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

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清
夷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
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搃旗之才
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
明珠加瑩磨之功荆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乎
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
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
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
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
主唱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
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
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
識格言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太興初議
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
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
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
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

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
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
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
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古今
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
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
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
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
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
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
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
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
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
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
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
絕七十子終而大義垂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
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
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

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然方之
 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
 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
 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摅紳詠於千
 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
 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
 九入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
 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情宜
 為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
 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
 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
 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

此來後才多每以十一字或五十一字

時左丘明子夏造邾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
 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

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之
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
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竭駑駘
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摅紳詠於千
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
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
九入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
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恃宜
爲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
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
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
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
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
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
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
時左丘明子夏造邾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旣沒
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

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義信多
 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
 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
 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
 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約
 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
 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廢今去聖
 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為
 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
 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
 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詔曰崧
 表如此皆經國大務而為治所由息馬投戈猶
 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道存邪可共
 博議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詔曰穀梁膚淺不足
 立博士餘如所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成帝
 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又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
 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

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
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
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
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
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
斲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
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
尚息輦披覽投戈吟詠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
本宜崇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
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
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
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
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闕二字是詠豈
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
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
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征西將軍庾
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賒好
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

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騫之時以馬上爲家逮于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真通才也今使三時旣務五教並脩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

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
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
賀二郡並求脩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
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
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
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孝武帝太元元年
尚書謝石又陳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
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
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

以斯而降甄陶九流羣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
道亦時亡光武接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
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
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
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豐豐玄
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
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
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
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雕琢琳

琅和寶必至大啓羣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
由之以通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烈宗納其
言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
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
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
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
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
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
以好學爲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
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
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弟並
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
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
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
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
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
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
餼羊仲尼猶愛其禮况名實兼喪面牆一世者

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
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羣臣內外清官
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
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
乞付外參議烈宗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
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清河人
李遼又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
所以誘達群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
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
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
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秦河
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
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
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
有如賒而實急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
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
過觀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頽弛萬世宗匠忽焉
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旣達京輦表求興復

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
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
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
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
遣二臣薨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
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
浹愚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
以供掃灑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
集後進使油然而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
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
爲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于今八稔違
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三
齊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
參議又不見省

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嘉
二十年復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廢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車駕親率羣司行養老
之禮於太學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

今無其注然漢禮具存也

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晉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竝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元帝詔曰吾識太子此事祠訖便請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時嘗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年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太學在水南縣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異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兵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而凡師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皆戰陳之辨鼓鐸錫鐃之用以
教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遂以蒐田獻禽以
祭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
之法獻禽以享礿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以
獮田如蒐之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遂以
狩田獻禽以享蒸蒐者蒐索取其不孕者也苗
者爲苗除害而已獮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
狩者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儀立秋
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以麋陵廟名曰
緇劉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
太宰令以獲車送陵廟於是乘輿還宮遣使以
束帛賜武官肄孫吳兵法戰陳之儀率以爲常
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
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
都試今兵革未偃士民習素可無四時講武但
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

下承漢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親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東郊晉武帝太始四年九年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鬪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

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
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攤
刀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
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
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
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
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曹郎
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
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

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
內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
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
止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
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
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
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
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
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

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
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
四刻奏外辨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
侍郎軍校劔履進夾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
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
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劔殿
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
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
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誼譁
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讚陛者再拜
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部從
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
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
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衛鈚戟虎賁毛
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
從駕百官還便坐幔省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
服內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鈚戟
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

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
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
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
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
角至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
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
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
隙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護旗
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
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曹
正厨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
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箸朱服釵戟復
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
外辦皇帝箸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
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
奏還宮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
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
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

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
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
起乘輿降人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
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正直
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

大官職

大官職

志第四

大官職

大官職

志第五

宋書十五

禮二

臣沈

約新撰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
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
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
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
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
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

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管武帝
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
歲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
巡省擇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
上通上指遠喻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
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
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青爲之怛
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
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
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
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
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
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
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
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
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
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
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

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
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
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
無所隱諱方將虚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
焉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
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
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
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
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
然終晉世巡狩廢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舉善旌
賢問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東巡丁
卯至丹徒己巳告覲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
宮升京城北顧乙亥饗父老舊勲于丹徒行宮
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布之半繫
囚見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及先
大將軍并貴泥關頭敗沒餘口老疾單孤又諸
戰亡家不能自存者竝隨宜隱恤二十六年二

月巳亥上東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謁二陵丁巳
會舊京故老萬餘人往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
咸蒙卹賚發赦令蠲徭役其時皇太子監國有
司奏儀注

某曹關某事云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爲牋如左
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
云參議以爲宜如是事諾奉行某年月日某曹

右牋儀準於啓事年月右方關門下
位及尚書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

經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
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所上處事諾明
詳肯申勤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起
尚書某曹

右符儀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向書某甲參議以爲所論正如法令報聽如所上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

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值請臺告報

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宮無令稱僕射

令曰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宣攝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

僕射

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爲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

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爲某官如故事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書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勅儀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內外應關牋之事一準

此爲儀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若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制詔餘如常儀辭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及其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糞土臣及稽首云某官某甲再拜辭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宮臣者稱臣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檄傳令信

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著錄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官有其注傅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侍郎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

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
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今在春冬不廢也夫
先王所以從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
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比熱隆赫臣等謂
可如恒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
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
下駮依武皇夏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
是祇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駙馬都尉奉朝
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
御讀令上應著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
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
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
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又非
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
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恒與冠同色不宜隨節
變綵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
議大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

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竝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於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娛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於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以服黃無令其後太祖常謂土令三公郎每讀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宋唯世祖世劉勰太宗世謝緯爲三公郎善於其事人主及公卿並屬目稱歎勰見宗室傳緯

謝綜弟也舊說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
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並
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
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
成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豐浴如
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豐浴謂以香薰草
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
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
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
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
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
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
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
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
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
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
三日不以巳也

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群臣晉海西

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制臨終詔曰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其當給喪事者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而釋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間凡七日自是之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

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然則聖人之於急病必爲權制也但漢文治致升平四海寧晏廢禮開薄非也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徃事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徃事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至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事後母孝謹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典章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

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
脩服母喪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
不同宣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喪禮見貴常存
矣至漢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
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弔
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
喪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禮事皆姦
妄天下疾之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
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
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
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
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
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
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
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
之

後漢世諸帝不豫竝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潁
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

司徒分詣郊廟社稷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
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
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
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反告是爲
不踰月也諸葛亮受劉備遺詔既崩群臣發喪
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尉縣
令長三日便除服此則魏蜀喪制又竝異於漢
也孫權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
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議立制胡綜以爲

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
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
陸遜陳其素得減死一等自此遂絕晉宣帝崩
文景竝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
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
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
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
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
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祐等

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旣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絕臣等以爲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治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危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柰何柰何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以于戈未輯武事未偃萬

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䟽食慙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柰何柰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新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柰何柰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兢兢當復何時壹得叙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顙過禮䟽食麤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爲

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莞忽爾
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
叙哀憤體氣自佳其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
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
便爲梓宮所棄遂離衰絰感痛豈可勝言顧漢
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
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禮廓然當見
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乎等重奏臣聞
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
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於後陛下以社稷宗廟
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旣從權制釋降衰麻群臣
庶僚吉服今者謁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絰近臣
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
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衰喪之物在
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
帝意也乎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
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
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旣降心克已俯就權

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
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
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患
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
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
施白練帳蓐素牀以布巾裹凶草輶輦板輿細
犢車皆施練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
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
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
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
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
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柰何葬而便即
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
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
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
登翼室猶載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
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

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剝夫
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
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
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
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
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
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
流涕久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臣
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
殿中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
衛文明皇后闕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
三日止

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
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旣葬當依舊攝職
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
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至
今徃徃以爲成比也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傳

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
 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為除
 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
 末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
 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祐曰且使主上遂服
 尚焉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為但有
 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傳玄
 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為重豈不
 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
 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
 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
 云猷之未遠其傳玄之謂也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太子宜
 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達議太子宜令
 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諒闇之
 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
 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為斷皇太
 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博士段暢承述預旨推

引禮傳以成其說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隨御除服自漢文用權禮無復闕禁歷代遵用之至晉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限宋高祖崩葬畢吏民至於宮掖悉通樂唯殿內禁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玄議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群臣服齊衰朞

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晉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亡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三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

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行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爲輕量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齒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况以天子之尊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暮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朔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暮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

典晉孝武太元元年崇憲太后褚氏崩后於帝
爲從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恭議資父事君
而敬同又禮傳其夫屬也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入服后宜以資母之義
曾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后及靖
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
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其於是帝制暮服

晉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
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
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
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
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宜
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右嫌明文不存則疑斯
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暮永安皇后無
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暮詔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
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以神虎門設凶門柏歷
至西上閭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竝

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廡設廬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自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者八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聞昭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繼又除禮畢餘一暮不應復有禫宣下以爲未制一節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爲服總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特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太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外舅總麻本在服例但衰經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襲

冕尚有總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
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
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
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爲兄弟既除喪以
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畜衰以臨葬
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祿祖葬
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輕
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
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晉大始三年武帝以
暮除之日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棘心
於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
不宜還著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丞朱
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
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蓋武拜陵不遂反
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
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
除時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
蘇瑋生議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

日禮無其文若竝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爲功總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竝宜反服齊衰尚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總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旣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其餘同朱膺之義重加研詳以宏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驗已爲定

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旣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爲櫬號曰樟宮載以龍輶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竝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宮臣服齊衰三月其居宮者處寧假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暮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齊衰

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棹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與之又議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古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侔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

管磬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暮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陳貴妃父金寶卒貴妃制服三十日滿公除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

為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曰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為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絲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蕃國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矣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兗州刺史義興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舩及至鎮入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

荆州刺史義慶江陵亦如之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大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踈履舂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舂服爲允其博士庾邃之顏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恢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怙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總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

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縹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旣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

季文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竝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吏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訓答旣被催攝二三日甫輸帖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耻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國家舊典古

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樂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博士遷負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徃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外請以見事竝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詔敬叔白衣領職餘如奏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旣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
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沖王服
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
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旣追胙土宇遠崇
封秩圭黼備典成就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
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
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
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
爲義所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
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
或旣沒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
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群
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
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
希參議尋澄議旣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
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
以幼年而降文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
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爲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

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碁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明二帝竝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旣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

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未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旣失周朞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關竝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天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竝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

未聞成人得君父名也又容服表

應 樞 谷 親

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外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

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未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旣失周蒼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關竝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天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竝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寔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德君父名正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外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

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爲允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脩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並同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未除正會亦廢樂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正會亦廢樂穆帝永和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會輒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

宋世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宋
大喪則廢樂

漢獻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終令曰古之葬者必
在瘠薄之地其規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
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
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
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
容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
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
不得送文帝遵秦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
加尊號不敢開塹乃爲石室藏璽塹首示陵中
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禮國君即位爲柩
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
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見
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
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
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明

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也
晉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
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文景皆謹奉成命
無所加焉

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
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
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
璽此又儉矣

泰始二年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會
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外欲移陵十
里內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
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
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
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
如何處凶門栢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
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繫於木表以葦席置於庭
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旣虞而

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亦停選挽郎漢儀五供畢則上陵歲歲以爲常魏則無定禮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魏世

晉宣帝遺詔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官亦年年

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
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
驃騎將軍司馬道子命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
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
陵變服單衣帙煩瀆無準非禮意也至安帝元
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栢謙奏曰百僚拜陵起於
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
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惟百僚謂宜遵奉
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明帝又斷群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
以來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也世
祖太宗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
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
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
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
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
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旣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頽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旣同儲宮未詳宮臣及朝臣竝有敬不妃主在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旣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參詳休仁議爲允詔可

秦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文於本親朞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燮之議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旣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絕朞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朞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踈二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旣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况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絕群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朞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燮之議爲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朞服者反

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項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旣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勲重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勲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同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

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
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爲今例博士傅郁議禮
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
代遵循靡替於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
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
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
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案
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
擇賢義均則上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
立次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
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
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參
議爲允詔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
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
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
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
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爲五等雖差而

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宗號得崇子男於親尊秩
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
均也彥參議以興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
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
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
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
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爲應以銑爲正
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
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
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
日便應卽纂國統于時旣無承繼虔季以次襲
紹虔嗣旣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蒸嘗
無闕橫取他子爲嗣爲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
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旣寢
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劉
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

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眾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既無盡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眾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楊尹建康令竝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為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竝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有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

三御殿 鄧紹王

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竝以鑑

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旣無盡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楊尹建康令竝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竝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有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

上其六門內旣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水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冰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竝以鑑

三公黃閣當
提行別起

供米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
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米借
給凌室在樂游苑內置長一人保舉吏二人三
公黃閣前史無其義史臣按禮記士鞞與天子
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
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
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
來制也張超與陳公箋拜黃閣將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
書竝門外下車履度門間乃納屐漢世臣朝見
三公竝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及
漢舊儀然則竝有敬也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
主事以公儀詣蕃皆執板入閣至坐蕃不奪滂
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
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然後敬止在
門其來久矣

志第五 終

宋書十五

八月二十日

治十六年刊

書志卷五

四二

順治己亥十月二十日

江寧府學教授朱謹識



